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三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弭盜篇

三代弭盜

秦附

昔者成周盛時雖稱極治而防患之術甚周其任民
施教糾慝誅邪見于太宰司徒與黨正卿師者固有
以閑其邪辟而不致于為非然其掌鄉合州黨族間

比之聯與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遠胥比
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又特詳于士師何也鄉各有所
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
人而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
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卽其
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偪
伺之廢事者則刑罰之有功者則慶賞之故其時風
俗恬謐姦無所容而其間有陰訐朋比干犯矯誣者
則士師又有八成以治之一日邦洵二日邦賊三日

邦滌四日犯邦令五日橋邦令六日爲邦盜七日爲
邦朋八日爲邦誣其杜微防萌者豈不豫哉至于外
則有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
有相翔者誅之是行旅固獲卽次之安而伺察嚴密
姦究絕跡于道塗矣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橐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
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
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是都城固獲出入之寧而防

禁明肅儉。壬潛洩于閭里矣。卽不幸而有竊發之警。則旋就捕戮。而有司厲以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量。而入于司兵。不欲肆人以利器也。卽不免。而有宵夜之行。則徼候必明。而有司寤以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不欲啓人以窺伺也。蓋先王不恃其有圍姦之法。而恃其有積姦之法。非恃民之不扞吾網。而恃其無可以行其恣睢之意。故非特海宇之內。無有大寇巨魁。足傷盛化。而閭里門巷之外。雖胠篋穴牖之流。亦屏跡歛。

志。而不敢犯。則防閑之具。詳而豫故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蔓延滋長。而至于大且著也。此周官備禦之司。不甚設。而其爲致謹者。鯁鯁于宿息。互橐寤夜道路之微。誠絕姦于源。止邪于未形也。豈非制治保安之要道也哉。其後王澤旣竭。邦國殄瘁。寇虐作慝。無所不爲。而歌柔桑痛亂生者。雅告變矣。至春秋晉悼公。特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或曰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魯襄公時。國多盜。季孫爲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是時。邪。庶其來奔。與之邑。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求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大抵盜賊之起，必有所因。秦始皇時，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又作阿房宮，征戍無已，勞役無度，于是百姓力屈財殫，欲爲亂者十室而六。至二世，又發

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其時百姓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于是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斬木揭竿，一呼響應，乃爲壇而聞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使從東。

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縣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乃悅。當其時，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蒼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三
傲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表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皇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多，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

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兩漢弭盜 三國六朝附

漢興高文與民休息，閭閻樂業，幾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庶，侈于功利，凡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相繼薦出。而權算告緡，天下重足而立。帝又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吏民輕犯法。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

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盜賊不發覺及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救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嗚呼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過于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于嚴則有司恐罪及日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繇既得其繇必研窮所以

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可槩以急捕斬戮爲哉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

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令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聞遂對甚悅答曰選用賢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
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將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
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
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
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
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蒺芡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吏民皆富獄訟止息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山陽守張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敞愚騫卽無
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
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
斤敞辭之官自謂之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
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于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傳
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時尹翁歸入守右扶風
故述姦邪罪名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
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
嚴扶風大治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
五長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
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
憂皆便安之永始元延間上怠于政貴戚驕恣長安
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探
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
賞以三輔高等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
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
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
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
虎穴中百人爲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

死便輿出瘞寺門植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
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
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
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
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貫其罪詭令立功以
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
姦惡甚于凡利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
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朱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
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

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熱服。王莽竊位，事務變更，郡縣賦歛，遞相賂賂。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然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衆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喻其故。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其嚴敕卿大夫等，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

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繇是遂不能制。惟田况素果敢，發兵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令况領二州牧，况上言盜賊所發，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遂至延蔓。今宜固守，招之必降。若多出將師，郡縣苦之，反甚于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惟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惡其言，故罷况去齊地，遂敗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

軍廉丹擊之崇聞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將討之
恐部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繇是號曰
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至放縱東方爲之
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寇盜尚可更始殺我卒如
田况之言王莽末四方潰泮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
作營塹以待所歸輕財重義扶危濟困爲縣邑所敬
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
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畧光武聞而嘉之建武
三年徵詣行在所見于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
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
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闔處知魴力戰乃嘉
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
自髡剔負鐵鎖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
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
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
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

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
清靜時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猥
惡寇恣充斥建武五年乃以郭伋爲漁陽守伋到示
以信賞討戮渠帥盜賊消散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
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
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于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闔當
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
趙吾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

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
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建武十九
年妖巫維汜弟子单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
城劫吏人自稱將軍于是帝遣輔威將軍臧宮將北
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
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
顯宗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坐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
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緩令得逃亡
逃亡則二亭長足以擒矣帝然之卽勅官徹圍緩賊

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十六年郡國群盜並起郡縣
追討到則解散去後復屯于是遣使者下郡國聽群
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
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
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
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
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
以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安帝卽位
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竊見元年以來盜
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
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
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
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

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繇于此。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元初二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因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想錯節。何以別利。

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衛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

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繇是駭散。咸稱神明。順帝漢安元年。大將軍梁冀恨張綱劾已。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遣吏兵。獨畱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

綱因譬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下赫然震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

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乃單車入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過重百姓莫不

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盧江守羊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生獲渠帥其餘

黨輩願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
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
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
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乃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
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
利百姓歡服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
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

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
自青徐幽冀荆楊交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豫楊賜上言宜敕州
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
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訖言歲在甲子天下大
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
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謂徐奉

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赴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義車裂語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諸關並置都尉召群賢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于是發天下精兵傳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較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賊雋前與賊戰敗嵩因進保長杜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嵩追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嵩乘勝進攻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于陽翟擊彭脫于西華並破之

餘賊降敗三郡悉平還與角弟梁戰于廣宗梁衆精
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
梁虜獲無筭築京觀于城南光和元年初交阯部群
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
與南海大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至是卽拜朱雋交
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爲
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
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

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後黃巾賊起公卿
多稱雋有才畧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平之而
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後太守秦
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據宛城雋
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圍弘連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爲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
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

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惶懼乞降瑒頡皆欲
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
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
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

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忠
等遂降光和三年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黠縣賊衆
多楊璇爲零陵太守以郡中力弱吏人憂惧璇乃治
特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
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克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
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
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驚駭破散追逐
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獻帝初平三年青州
黃巾賊衆百萬人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姓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若畜士衆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戰果見殺。三國時，孫權訪世務于陸遜，遜建議曰：「英雄基時，豺狼鬪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

山分間，鼓謀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時魏田豫爲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黨死。豫悉弛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曹操善之。晉元帝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侍郎王鑒上疏曰：「江楊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

耳若賊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不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俱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

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之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論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戒嚴頒秋而動高

耳若賊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
踰我垣墻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
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
屢失送死之寇不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
惧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
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說可得而奮進左軍
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
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
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瞻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

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
于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暫擾
以制敵愈于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
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
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
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
變卒之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
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論者或以
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戒嚴○頒秋而動○高

風啓塗龍舟電動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鄧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恩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今惜一舉之勞縱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憂也疏奏帝深納之後魏孝文帝嘗問大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

落一葉

宰守貞良則盜止矣時李崇為交州刺史交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材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繇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隋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畧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為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下詔討之勅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

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
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
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
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
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
下騷動冬十月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
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
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
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徑接前第二十
六葉此處未嘗
遺落

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遠險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
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始相聚
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
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漳南人竇建德集無賴
少年得數百人使孫安祖將之入高鷄泊中爲盜鄒
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蓀人高士達聚衆于清河自是
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
城邑郡縣官莫能禦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曰。漸少。納言。蕪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于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繇息。帝不悅。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夫以開皇之初。比于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

筭甲兵之多少。較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于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于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于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若寇。

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阡危弗圖圍
解雁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
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
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繇興而煬帝之所以滅也可不
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
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群盜而身殞于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
矣

唐代弭盜

五代附

唐太宗初卽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
宗哂之曰民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
薄賦選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
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宇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
商旅野宿焉宣宗大中元年鷄山群盜寇掠果州及
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
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
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

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十三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式入越州。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衆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

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振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旣犒飲。又矚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崇本將之。又奏得龍陂鹽馬二百疋。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燧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

母爭險易。母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大破裘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蹶跌銀。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遂擒之。械裘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竊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

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殺以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耳。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嗣是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蓋藩鎮減削軍士衣糧。以充貢獻。故激成禍亂。至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三
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成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
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
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畱戍一年卒聞之怒都虞候許
詰等作亂推量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
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于是
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遂至千人陷宿州
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
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
于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繇是賊衆日滋

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
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
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
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
貨旣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
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人殺崔彥曾
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
爲官軍所平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

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于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畱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帥神

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禦之然神策軍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藉厚得廩賂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嗚呼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人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一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朞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于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杜禍患、而常享安樂矣、乾符六年、以崔安

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剛盜于市、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中和二年、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賊、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所遣將皆敗于賊、故奏仁厚

爲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斬
都虞候一人以徇乃召耆老詢山川蹊徑賊寨所據
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蹇
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
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
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
鑿其舟底相繼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
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時東川節度
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

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
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
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
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
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
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
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
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
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

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其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

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噪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訓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

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其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邢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冤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陳敬瑄乃以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麩

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謀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訶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滿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

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

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謀○爭○棄○甲○來○降○仁○厚○因○
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
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
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
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
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
貢○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
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

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
拔○劍○逼○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
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
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
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除○人○皆○未○食○
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
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其○先○驅○且○日○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
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
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
自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
皆不應。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謀爭出，執阡能。阡
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
剔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大呼泣拜曰：
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
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

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
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于是陳敬瑄、臬韓求羅夫
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于城西。七日而告
之。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
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
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村圍爲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繇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其詳盜賊限額... 宋太宗淳化四年... 青城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 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繇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繇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

宋代弭盜 元附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繇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誅求無厭也賊黨繇是愈熾旁邑響應已而小波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

帥衆至數十萬攻陷成都僭稱大蜀王遣其黨四出
攻切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請發兵討
之乃遣宦者王繼恩進討攻復成都詔以張詠知益
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
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
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
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
還爲汝死所矣正繇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
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日前日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訴者
詠灼見情僞立爲刑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
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
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
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
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
憂矣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判卒劉肝嘯聚數千輩逐
都巡簡使攻畧漢蜀邛州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
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命雷有終討

平之帝以詠治蜀政優異復使知益州民聞詠再至
皆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
無不尉愜詔曰得卿朕無西顧憂嗟乎李順之黨方
息而劉旰與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
亂邪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
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
代以牛冕則李均反收守其可非其人乎真宗之使
張詠治蜀者再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仁宗初
張方平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

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
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
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
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
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
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于道詔促公行且許以
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
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
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

令○邛○部○川○日○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
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
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于○湖○南○西○南○夷○大○震○先○
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畱○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
法○復○以○三○司○始○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
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善○乎○蘓○氏○之○言○曰○未○亂○易○治○
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
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

秋○如○器○之○歆○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
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
小○民○不○倦○惟○爾○張○公○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
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
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于○
是○民○始○恐○以○其○父○母○妻○子○之○所○迎○賴○之○身○而○棄○之○于○
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
易○至○于○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
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

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又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于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累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抑。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梟杌

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于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

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徃徃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于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

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純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于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于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于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

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苦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後丘氏濬曰觀此論而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

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盡不忠也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較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于背以爲計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畱守賈昌朝

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
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
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
博爲河北軍慰使平之時歐陽修論置兵禦賊劄子
畧曰兩府之議不肯于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
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一
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
也○今天下生民護安樂則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
戮離散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

人○官吏怨其身寧死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
賊一年多一年一火強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望
聖明持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
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右正言余靖論禦盜
之策莫先安民○疏畧曰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
不足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廷
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簡○得○自○募○勇○力○之○士
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
但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

則皆安堵矣。故盜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神宗熙寧七年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自取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捲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

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奸臣僭峙于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傅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繇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于京東雖號無事亦當

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鉞竭則壘
耻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
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
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
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
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
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
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

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勅法以
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昇法而爲
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
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
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明聖仁慈較得喪之
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
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
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
衰者未之有也元豐元年軾知徐州上疏曰今郡守

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繇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願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義

爪牙，此治盜之一術也。昔者以詩賦取士，今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于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願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廢以次遷補，或

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救得士
爲多王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
邴吉出于獄史其餘各臣循吏繇此而進者不可勝
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較以掌牙兵是時四
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
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各卿賢將如高仙
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
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馬蛟
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德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

此三十二卷五
十二錯在此且查
三十二卷中已有
此景

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陣乃國
家萬年久遠之大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并議
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
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穴以驅
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墻築邊爲計
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礮
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
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
行銑等從長會計上嘉獎之然中外皆知兵弱財

○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
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闕○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
銀○多○至○四○百○萬○兩○外○議○益○沸○又○銑○于○大○學○士○言○僚○儻○
也○欲○倚○以○圖○功○言○力○主○之○而○學○士○嵩○與○言○方○交○郊○明○
年○會○官○再○議○兵○部○尚○書○王○以○旂○言○事○體○重○大○錢○糧○兵○
馬○非○旬○月○可○辦○上○心○稍○疑○於○是○嵩○上○疏○直○詆○其○非○
言○亦○疏○辦○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復○上○
書○自○明○求○去○上○果○震○怒○奪○與○議○者○俸○而○逮○銑○下○
詔○獄○會○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先○以○銑○劾○奏○被○逮○來○

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
惜其不入于道得苟放縱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
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
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
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
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
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
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
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

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
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
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間
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
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
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于是盡籍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于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
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隸皆庸
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又留京

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
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
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陰求部內豪猾
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
富于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
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
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
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
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外別設此科則向之

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哲宗元祐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畧曰：伏見熙寧以來，州軍別立盜賊重法，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夷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茲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爲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

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爲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疆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讐，一切以擊斷爲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爲乎？臣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爲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拒民也。時之觀策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

矣。至于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私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間。繇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

是聚勝則身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

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于窟
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董以艾
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
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
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
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
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
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
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

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
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繇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
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
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
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
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邈逸山海脫身
而求生繇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
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

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側反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且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于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于平

人。或冗兵惰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于饑寒。迫于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以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聞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

悉籍記。一旦收捕納于虎空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理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

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于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于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畧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于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緝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蓄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

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鳴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又曰：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掠虜闔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踉蹌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

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此亦銷弭盜賊之至計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不敢發。時朱勔領應

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
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
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
得官吏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鎬亂
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
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
震帝得䟽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
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
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

此耳貫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嗚呼盜賊之起非假
衆力不能獨爲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
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
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
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可不監哉孝宗時嚴贛
盜起王質上二策一日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
者何蓋江西之贛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
好大而敢爲故其風聲氣俗頑犷悍戾而不可告語

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闔置以輕犯鞭朴甚至干
發塚露刃揭闕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
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嘗聞
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
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
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
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
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
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

無憂矣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
崗之路不可並臂頑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
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
之擾贛所以易擒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
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
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
不肯守鑿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
也夫歷代制禦盜寇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
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

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爲今之計。莫若喻郡縣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廢之以爵。以收其用。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強豪能服其命。此其爲侮固不同矣。故竊爲漢武帝不當殺鄆解。

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讐。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鄆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也。而爲之耳。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蓋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可返者。饑民而

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民之爲盜，非有所
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
不好生而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
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殺之間。故歲凶
則不得不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
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翻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
不得不返。田畝故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
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
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

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
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
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
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
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
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
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
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切食菜
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

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何也。蓋所謂食菜事
魔者。號令所從出。語言所從授。則有宗師。莫若擒宗
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然
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
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
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
無所得。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
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
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扇。而爲亂。宜密

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
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誅絕也。夫如是。則可使不驚。
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
平有不平之心。宜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
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嗚呼。計利算害。
可謂深矣。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
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
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
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數萬不能進討。反爲所敗。

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至正庚寅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使民屯種脫從之先于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今開西山水閘灌水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敝窳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脫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

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會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其黨韓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爲號

既而山童就擒乃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
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
死者成積中原丘墟蓋至正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
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
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
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
洋嶼人募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
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
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

之卽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
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叅政索羅元
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所獲
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赦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
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旣失
之于始中宮寵后又失之于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
不刑刑賞之柄旣失紀綱于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
起矣嗟乎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
紀綱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

古今通考卷之三十三
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
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釁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
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
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
之具勸惡也繇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效事幸成或
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
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
捷徑無過賊將相竒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
家不得已而有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

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必合天下之力
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
策萬不得已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
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
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則禍
亂之原塞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三終

國朝彌盜

明興德澤翔洽、法制明肅、大誥有頒、鄉約有訓、所以
正民心善風俗者、直追虞周之盛、郡縣捕盜特設別
駕幕職等官、以時稽察鄉坊保長里甲之制、畢備值
中原新復、海宇向風、洪 永 熙 宣之間、比屋
可封、道不拾遺、晏然燦烽、卧鐸數十年、無惕息之警
焉、猗與盛矣、至 正統後、逆振竊權在位者、多稅政
民稍失所、於是山東葉宗留、福建鄧茂七等、乘隙嘯
聚、頗爲民害、初茂七故建昌人名、鄧雲任俠爲鄉里

所推巡閱御史柳華檄各縣令鄉材置隘門望樓編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盜不從命者聽總甲究治繇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一鄉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畜物茂七始倡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官逮之急因格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謂官軍三百人攝之復傷官軍遂刑白馬誓衆舉兵反鄰縣游民舉金鼓嚮應烏合至十餘萬僭號署于是劫上杭攻汀州據彬關掠光

澤順流而底邵武掠其庫藏數日至順昌八閩騷動而時有叅政宋彰者交趾人與中官多舊賂王振遷職抵任驗戶科歛以償費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剽劫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據縣治與茂七聲援進劫沙縣將攻延平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其事宣至先發牌招之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齎牌使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其勢益熾於是命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帥師

古今通纂卷三十三
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已而榮戰歿，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豫、刑部尚書金濂等，大發兵以往。十四年二月，張楷兵至廣信，茂七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馳榜諭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已而後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招之。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駭作

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餘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金濂、張楷等選精兵二千，撒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官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遁散，未幾伯孫勢益負固。陳慰等乃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知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伏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繇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其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閩遂平。八月廣州盜黃蕭養反。養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廣州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副總兵指揮使王清自高州

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旣屢勝。遂僭號改元。自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十二月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往討。明年景泰改元。四月董興等大破之餘黨悉平。天順四年八月大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遇革妖言。搆集大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治殺擄官民荼毒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叅政范信等擒

斬之脅從者不治初兩廣盜起信以兵會剿大藤峽
信利擄掠馳至廉橫間誣宋泰永平等鄉民皆賊黨
屠戮殆盡至是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叅議
朱英爭其非辜且遣使請都御史葉盛卽班師民免
屠滅之慘盛從之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兩廣
守將顏頤自異故討賊不成功葉盛請革兩廣正將
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衆聽其策而不果行盛不
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
協議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而還或又以殺降誘之

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成化中荆襄流民劉干
斤反命撫寧侯朱永工部尚書白圭率兵討之起都
御史王恕會搗賊巢是時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
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貨與之其辭
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去有司捕得所留與物輒爲
通盜分贓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
之酷甘心速死含冤莫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
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宥革心聽撫大學士李賢言
賊寇雖已徃征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三
大軍南下必邀劫以爲黨其流民亦恐官軍剽殺因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愈難撲滅宜榜文開諭俾各安業有能擒賊斬首來獻者比軍功一例從之編修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養兵吏賴以爲己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蕩室廬戕殺親屬欲入城則閉不納將入山則反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樵爨攻城則驅之以

當矢石反奔則棄之以遺官軍萬一僥倖不死彼固欲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役如常得爲太平良民也然而大軍旣至真賊逃遁顧將不得已之從賊者殺之以爲功繇是平民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寬貸許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計無便於此者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繇南漳入乘勢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恒先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繇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

古今治亂 卷三十三
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已營火起、遂驚駭、蹂
亂走、死者無數、斬首者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
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初千斤名通
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
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任襄陽房縣與
妖僧允天鋒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糾合馮
子龍等、四散劫掠、通合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
名大木廠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
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至是就擒、與賊黨

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俱斬之、六年
荆襄賊首李鬍子聚衆反、鬍子本劉千斤餘黨、都御
史項忠討平之、正德三年、四川巨盜藍廷瑞僭號
稱順天王、鄆本恕稱刮地王、廖直稱掃地王、衆至十
萬、攻陷郡縣、起副都御史林俊督兵討之、特官兵脆
弱、調永順保靖兵從征、所至剽掠甚於流賊、嘗謂
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篋汝矣、四年、京師之南固
安、永清、霸州、文安等處、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
悍、好驕射、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至是聚黨益

古金治平畧 卷三十三
熾劉瑾遣御史甯杲於真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徐淮、專一捕盜。鳳鳴在歸德、會飲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歛、惟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姦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侄張茂為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杲毅捕盜有功、皆陞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監延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敗之。

惠被擒、廷瑞奔紅口、會合鄆本、怒越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賊大敗、棄輜重走。六年、劉七等聚攻安肅縣、劫去在獄盜黨齊彥名、以叛窮民嚮應、旬日增至數千。時江西諸郡盜賊蠡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十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礪礪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等處賊亦作亂。久之、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日熾。有趙瘋子名燧者、文安庠、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劉三、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攻掠文安、燧偕家屬避賊、立

水中賊劫其妻將汗之燧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
劉七所擒因降爲盜於是燧與劉三楊虎邢老虎爲
一夥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分掠山東
遂破泰安燒東關攻萊蕪七月破齊河城燒官廨倉
庫殺擄莫計吏部尚書楊一清舉大同副都御史馬
中錫提督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同征之偉素不知兵
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專主招撫遍檄諸路
凡賊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給供頓若聽撫待以
不死劉六等聞之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

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
內臣主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
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
京饋權求救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攷城
人賊至攷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
錫恐賊害已玩寇殃民捕逮下獄論斬中官因以爲
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
羗伯毛銑充總兵官兵部侍郎陸完提督任臨清調
宣府遊擊許泰卻永大同副總兵張復遊擊江彬各

領邊兵入征、俱聽大用完節制、已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賊圍滄州不克進、抵霸州信安、京師大震、上御文華門、召何鑑諭曰、賊在近郊、卿等將何處之、鑑奏曰、邊兵已到涿州、賊來送死、但恐望風遁去耳、上喜、令賫火牌調陸完直趨固安、抵平口、賊欲遁去、諸將合兵蹙之、賊大敗、軍威遂振、十月、劉七等破冀州、劉七等犯樂陵、知縣許達敗之、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眾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趙

遂等攻破靈山等衛、日照等縣、南至宿遷、靈璧、知縣陳伯安禦之、敗績被執、已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歸德等州縣、至潁州、官軍扼小黃河渡、楊虎領黃寧等七人奪舟欲濟、官軍覆其舟、虎等溺死、趙燧復推劉惠爲帥、劉六等攻徐州、掠淮西、賊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圖犯、御蹕、時兵部尚書何鑑分調軍馬於南海子、蘆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上命司禮太監召鑑至左順門、問今日駕可出否、對曰、當早出以安民心、車駕遂出、抵暮方回、賊知

有備遂西奔掠新城雄縣安興安蕭易州涑水而南
破高陽蠡縣博野容城深澤東鹿直抵晉州藁城栢
鄉內丘南和衡水等處鑑計賊非東向臨清必南奔
彰德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
陰聞官軍至望風遁去十二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
分寇山東劉惠趙璲邢老虎等分寇河南以牽制官
軍其勢益熾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擄掠
戰不力賊勢日盛劉惠趙璲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
竇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惠爲奉天征討大元帥璲

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
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侍講其餘
皆有名號分作東西二廠管事分二十八營應二十
八宿各樹大旗爲號時河南親藩及守臣告急七年
春忽報劉六等仍抵霸州京師復震陸完分調諸將
許泰等大敗賊衆於汴北賊奔商水倉皇阻河不能
度是時官軍若併力蹙之賊可殄滅因紀功御史雷
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盤礴久之賊因得渡商水鑑劾
宗阻誤兵機逮下獄趙璲等三攻唐縣先後二十八

日不破邢老虎病死伏羗伯毛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軍萬餘皆未經戰陣太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僅以身免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以與大用同事不問喪詩之罪但罷歸而已久之總兵劉暉敗劉六劉七等於滕縣餘奔萊州海套官軍圍之賊潰圍奔至古縣鎮又追殺無數僅餘四百人比奔趙璉等擁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

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僉劍士斫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釣州不克賊黨聲言屠城趙璉以尚書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使二千餘人奔鄆陵焚掠而過新鄭城堅不能入遂至陽圮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遂率衆過河我軍潰散劉六劉七齊彥名及毛老人等掠邳州之泃口集遂繇贛榆過剡城復寇邳州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所過皆作煨燼次日官軍破賊於滕之呂孟社斬首九百賊敗

趨徐官軍追襲師集於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
營夜半師行明旦遇賊衆五千官軍奮擊賊相却且
戰且守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擄衆
數百賊自劉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屛隨在脅聚
寡而復衆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六安驚偏陵
寢官軍遇於嵩淺坡古縣集等處鏖戰大破之劉六
劉七齊彥名獨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間道
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兵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
南至邳之新安迤里馬家淺雙溝頻欲渡不得復繇

靈壁西南而去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遁去至黃河團
風鎮奪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鎮江
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
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七月劉七等復自通州沂流
上至九江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時
侍郎陸完自臨清馳至江上都御史張縉王鎮叢蘭
俞諫及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汪東下
越瓜州蹂周家橋歷孟瀆下港掠常州殺常州守李
嵩遂犯江陰殺縣丞余凌雲仍泊狼山忽颶風大作

賊船皆解散飄墮其衆顛踣不支我兵復用火攻乃
登山團聚或下崖散遁輒爲通州諸處守兵所蹙我
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躋山顛憑高控險矢
石雨下我軍死死戰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
餘已先具舡艦山下以備竄逃崖下百矢齊發劉七
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爲遊兵所誅餘賊悉殲之遂班
師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
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璉號風子劉惠等共二
十五名分爲二十八營共有人馬十七萬五千各授

偽官攻破州縣幾二百所過放獄囚攫庫藏兵甲姦
淫婦女磔剝克殘不可勝言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
等多在河南湖廣劉惠趙璉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
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擾亂
六省延踰二年然不立官據土此其爲賊也乎高岱
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於此寇者侵薄
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祖
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控制之畧未見
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失策玩

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視中錫輩何彼此邪。成敗遲速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拜封崇顯。是惡足爲當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勦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騫中原身當共難。則彭澤之勞勛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時江西盜起巡撫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擗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於是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

李承勛督兵勦之。勛乃招賊首黃奇寘麾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令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旣見復縱之。云令爲內應。勛乃與猛師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砍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爲。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

獲千餘人、華林遂平、於是移兵擊礪礪寨、東鄉賊皆平之、自桃源賊作亂、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叅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耀武劫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厚結之、使執其酋、因奉廷舉歸、總制俞諫因廷舉被執、移兵桃源、知府李承勳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及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賊入大敗遁去、時華林礪礪東鄉賊皆平、移師桃源、賊聞狼兵至、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

有款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取來降者殺之、賊復大亂、棄巢奔突、四出踰僥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六月、浙江總督陶琰應天巡撫王鎮會江西總制俞諫夾攻王浩八等於徽衢、平之、十二月、諫謂兵征建昌賊徐九齡等平之、九年三月、諫檄兵備胡世寧會兵勦臨川四寨盜、平之、十二年、江西賊橫水謝志山等、桶崗藍天鳳等作亂、時虔鎮西有桶崗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泖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漳南諸逋寇、並阻險爲民患、大

者至僭王號肆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
軍以勦之不能難則王招又不效於是三省夾攻
之議乃命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未至鎮卽疏言盜
賊之日滋由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兵力之不
足兵力之不足由賞罰之不行律領軍官承調失期
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不
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罰
典也夫賞罰之科條其備人宜競勸而卒未有益者
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對敵之時賞格

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
贛之禍亟矣脫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
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
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無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
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
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
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
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
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三
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從之老弱而已。且
狼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嘯聚。因之
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桃源之役。福建苦汀漳之
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
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
由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勿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
可由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
不敢以身謀而妨國計也。惟陛下詳擇。詔改
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

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曰。往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
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乘其銳。以掩賊不
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之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
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
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
達。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侯。土兵之集下。戰期
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
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
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

於無窮於是宣言犒衆班師需大舉而親帥諸道銳
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七千有奇奏
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填之而定會湖廣請夾攻
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
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
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
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向遠
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水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
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

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
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
駭而大師至開塹設埃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
銳升絕巘草茅卧幟伏而待願明師至險賊前鬪則
舉旗藝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愕不能軍遂破橫水會
大霧雨則休兵命閒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
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
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
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

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往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力，猶豫則我師已入鎖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義縣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而定。池仲容者，泃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

則謾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恐以夾勦。又謾曰：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橫水時，守仁恐泃賊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弟陽受招，及桶岡被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爲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召宴犒，內伏甲殲焉。而是夜親率師走三泃，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迹捕之九連山，無逋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嘉靖初，青州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兗，轉入萊蕪，新泰臨邑間都指

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麾兵進攻、頗有殺傷、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見兵寡無救、乃馳下山急擊、紀督戰甚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楊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死之、紀中搨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谷高諸鎮、殺傷燔燒軍民千百餘家、兵部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兗守巡等官玩寇殃民、及巡撫巡捕失宜之罪、且言魯橋諸閘近連漕漢、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宜急遏賊、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

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閘等官發瀕河丁夫晝夜拒守、上乃切責山東巡撫董鳳梧、奪守巡俸、令戴罪殺賊、而勅侍郎瓚如部議、會梧奏至、劾楊鸞及辛楷等、乃詔御史逮鸞、而薄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莫敢擊、兵備李珏、王俊兵亦遂巡觀、望山東兵獨臨清、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科道請李瓚兼制諸道、以山東京操軍官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亟勦土、頗采其議、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守、逐賊而賊乃往

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開
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團之俘斬數百賊大敗散
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欲渡河奔不得乃復掠
考城循河西岸擾東明長垣於是河南及保定巡撫
咸告賊狀而御史盧瓊言河水且合漕舟聯絡以干
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要處嚴兵防守毋使害及漕
河兵部以爲然乃申明前議因請發大僕寺馬價銀
二千給李瓚聽以便宜犒賞勅詣巡撫及守巡官
協力會勦留指揮楊浩等兵於德州地方以防不虞

從之二年正月賊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
凌備等合兵擊之斬首數十餘級諸部驕怠遂掣兵
賊復聚堰廂城中留守顏愷率兵六千二百餘人會
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都指揮藍佐知州顏
木等師俱次郭村而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
張進父子引兵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
謂賊衆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
賊賊見我師無援奮鬪張進隊中忽搖旗者三遂先
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斂兵不救官軍八百人

死之。巡按御史在洛以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乞暫設總制。庶有功。下兵部議。申明軍法。重懸賞格。上從之。給事中汪應軫言。彌盜大畧。不過安之。勝之。安之策。擇守令。勝之策。有六。日間賊黨。用豪傑。開糾告。扼險要。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彌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彌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不卽撲滅。以致出境。則兩處鎮巡官以下。俱坐罪。兵部復應軫言。是請如議降。勅。報可。六年。潞城。

盜陳卿起。初卿爲藩府長史。司吏被革。因嘯聚。據青山。流劫潞州諸縣。及河南懷慶等處。官兵不能制。巡撫常道言。賊據險難攻。請先撫之。不服。然後加兵。上然之。七年。山西巡按御史蔣揚言。卿等招撫之後。不卽解散。且欲坐邀守。巡入山講和。切計陳卿之衆。僅八百餘口。能戰者不過四五百人。鹽醢布泉器。用工匠一切。仰給於外。備我征討。不暇耕穫。糧蓄不充。誠先遣兵斷其蹊徑。然後會河南攻其東。山東西攻其西。腹背受敵。奔命不遑。更請調山東兵備副使牛。

鸞所部精騎令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備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備副使翟瓚巡撫常道潘垣移近地節制則我兵既集賊且喪膽而其黨可散賊首可成擒也。詔從之初巡撫常道請兵勦盜廷議發京邊軍從征師至山下卿與其黨設奇敗之道懼遂議招降卿益大肆猖獗集衆萬餘分據魯班壑奔臘尖綻口諸處各設巢砦相拒五載廷議猶欲招安獨張璉力主勦謀乃請奪常道官而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之。又命都督魯綱率兵協勦是年八月綱駐潞州虛張

軍聲賊衆惶懼奔逸四出大掠壺關黎城潞城諸縣焚殺甚慘綱頓師不出賊以爲無能爲復聚山中而河南巡撫潘垣乃檄兵備副使翟瓚牛鸞僉事陳大綱楊朝鳳等督兵進勦遂破魯班壑奔臘尖綻口洪梯陡崖諸巢又進破谷堆底門樓安陽諸巢魯綱聞賊破亦帥師會於替度寺賊走青羊石返頭翌日陳卿爲僉事陳大綱所擒陳琦爲副使牛鸞所獲前後斬馘數百降脅從者二千餘人青羊遂捷奏功建平順縣於青羊山陞潞州爲潞安府三十二年山東江

北連歲水旱、饑民蠡起爲盜、劇賊時洲、時愷、馬愛等、各聚衆數百人、屯劄黃石山、豹頭、硯等處、流劫沂邳、間燒燬、泇口鎮、巡按直隸御史李逢時、以聞、認停、山東淮安撫臣沈應龍、連鑛及兵備等官、俸令尅期、平定、至是山東麥收甚穰、饑民多歸就業、應龍等復、檄許羣盜自首、於是賊勢衰耗、諸首惡就擒、應龍等、以事平具聞、詔斬所擒獲諸盜、而貸其自首者、命應龍等支俸如故、然應龍苟冀無事、諸賊來首、難、免、蹟、章、灼、皆、貸、不、問、而、民、間、受、害、稍、行、捕、報、卽、痛、治、

以刑繇是賊黨矜驕、良民喪氣、而所在剽掠、公行矣、八月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尚詔初以販私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遠近、官府不能制、先任巡撫謝存、孺苟幸無事、假以保長、歸德知府尹一仁、復令督捕、盜、遂、擅、聽、民、訟、肆、爲、威、虐、與、王、千、斤、等、橫、謀、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尚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劫、庫、獄、捆、載、去、尚、詔、家、多、金、寶、姬妾、尚詔既出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妾、姬妾識其人、以語尚詔、遂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

執獲磔之、因掠公私幣、度復圍太康、索所怨者、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已而與官軍戰於鄢陵、官軍不敵、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延及宿州、聲言寇鳳陽、南京兵部尚書潘潢、與其屬計所以禦之、職方郎中阮壘、乃分委將領、沿江策應、賊遂不敢南、官兵追及於五河縣、賊分兵爲水陸營、九月、河南諸軍分道追賊、斬獲甚多、尚詔乃變服、逡巡撫楊宜、獲於山東、東昌莘縣、其黨潰散、凱聞賞賚有差、至末年、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爲亂、詔

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賊憲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計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虎方逐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感之、如拉朽矣、且三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哉、於

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

下○令○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
叛○卒○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橫○漳○泉○延○
建○間○。聚○不○散○。且○熾○。江○西○巡○撫○胡○松○請○合○勦○。浙○都○司○從○
建○寧○擊○賊○。賊○繇○崇○安○大○掠○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關○。○
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自○
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北○。夜○脫○戎○服○
釋○兵○伏○。爲○賈○人○裝○。乘○黑○奪○船○。欲○入○湖○。出○江○。而○松○所○密○
伏○舟○師○扼○之○湖○。而○殲○。是○役○也○。雖○擒○斬○已○眇○。然○規○千○里○
以○爲○伏○。一○舉○而○殲○之○。固○得○筭○多○。

卷之三十三終

